

插图典藏本

沙乡年鉴

[美] 奥尔多·利奥波德 著

李静滢 译

沙乡年鉴

[美] 奥尔多·利奥波德 著

李静滢 译

中国画报出版社·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沙乡年鉴 / [美] 利奥波德著; 李静滢译. —北京: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6.3
(插图典藏本)
ISBN 978-7-5146-1258-5

I. ①沙… II. ①利… ②李… III. ①散文集—美国
—现代 IV. ① I 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08325号

沙乡年鉴 [美] 奥尔多·利奥波德 著 李静滢 译

出 版 人: 于九涛

责任编辑: 赵 菁

插 画: 睿达点石插画

责任印制: 焦 洋

出版发行: 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3号 邮编: 100048)

开 本: 32开 (880mm×1230mm)

印 张: 8.75

字 数: 194千字

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定 价: 32.00元

总编室兼传真: 010-88417359 版权部: 010-88417359
发 行 部: 010-68469781 010-68414683 (传 真)

增订本序言

1948年，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去世时，《沙乡年鉴》还只是草稿。这些手稿由利奥波德之子卢纳(Luna)进行编辑，于1949年成书出版。之后，利奥波德生前从未发表的另一批随笔和日记也由卢纳加以整理，并在1953年以《环河》(Round River)为标题出版。

这里的新版本包括《沙乡年鉴》的全部内容以及《环河》中的随笔。文章的排列顺序在此有所变更，其中的两篇随笔被合并在一起，旨在避免重复，并更好地呈现利奥波德的主要观点。重新安排之后，本书初版序言中所介绍的各个部分发生了下述变化：第二部分已被重新命名，第三部分调整为第四部分，新的第三部分主要选自《环河》。我们还修改了文本中的一些有可能误导读者的过时引证。

很多人都曾阅读并引用这些文章，然而，公众在强烈追捧“自然美”的价值时，却遗忘了这些文章的主旨。在路边种些花草进行美化，这绝非利奥波德所理解并宣扬的人与土地之和谐。美国一方面在立法中声称要保护自然之美，另一方面却计划着在两处极具自然价值的地方修筑水坝。在科罗拉多大峡谷修水电站的提案早已

呈交国会，这样的工程最终会毁掉生机盎然的河流，大水将会淹没这一独特自然遗产的大部分地区。

若干年来，筹建中的项目还包括在阿拉斯加开发水电，所选位置将使太平洋沿岸的迁徙水禽因为蓄水而失去主要的繁殖地。许多个年代里，野鸭、大雁和其他鸟类每年都要飞过华盛顿、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但是水坝的修建会在瞬间消灭这些鸟中的绝大部分。当年奥尔多·利奥波德写下“大雁的音乐”时，这一切还都无法想象，而现在这种景况随时都有可能降临到我们头上。可耻的是，提议、拥护并实行这一计划的美国人，会以经济利益之由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尽管经济原则不应成为决定性的因素，何况人们本可以寻找并采用其他可行的发电方法。

奥尔多·利奥波德的孙辈这一代人，有的是大学校园里的叛逆青年，有的在为社会事务工作或参加游行，有的正在异域的土地上战斗。当年奥尔多·利奥波德对于“野生的、自由的万物”作出了睿智的理解和雄辩的阐述，而随着他的孙辈这一代人变得成熟，保护“野生的、自由的万物”也到了关键时期。

在吸引这些年轻人注意的所有事务中，大自然所面临的困境已然是最后的呼唤。人类对土地的冷漠态度，正在给野生的、自由的生灵带来毁灭。要遏制对自然的破坏，除了把弘扬土地伦理的紧迫任务托付给年轻一代之外，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卡罗琳·克拉格斯頓·利奥波德(Carolyn Clugston Leopold)

卢纳·利奥波德(Luna B. Leopold)

1966年6月于华盛顿

初版序言

有些人离开了野生动植物也一样可以生活，有些人却离不开它们。这里的随笔就表达了后者所感受到的欣悦与所面临的窘境。

在文明进程开始摒弃自然环境以前，野生动植物在人们眼中，就像风吹和日落一样理所当然。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为了追求更高的“生活水准”，究竟是否值得牺牲自然的、野生的、自由的万物。只有和我一样的少数人会认为，看到大雁的机会比看电视更重要，寻获一朵白头翁花的机会就和言论自由一样，都是不可剥夺的权利。

我承认，在机械化生产为我们带来丰盛的早餐之前，在科学为我们揭示野生动植物从何而来、如何生存之前，自然环境里的这些东西几乎没有多少人文价值。因此，全部矛盾就归结为一个值得思量的问题。我们这些少数派看到了进化过程中的递减定律，反对我们的人却没有看到。

人必须根据事物的现状调整对策，这些散文就体现出了我的对策。它们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叙述的是，我和家人在远离现代生活的简陋木屋中过周末时，观察到了什么景象，做了什么事情。威斯康星州的这个沙

地农场，先是被日趋庞大与完美的社会耗尽了资源，之后又遭到了这个社会的抛弃。我们则试图用铲子和斧头，在这座农场上重建我们在其他地方失去的东西。正是在这里，我们进行寻找，并仍能找到上帝所赐予的食物和无穷乐趣。

这些木屋随笔按照季节更迭的次序排列为“沙乡年鉴”。

第二部分是“随笔——地景特质”，其中细述了我生活中的一些插曲，它们让我明白，我的同行者并非步调一致。这一逐步加深的认识过程有时是痛苦的。四十年来，我在美国大陆各个地方亲身经历的这些插曲，对于可被共同归结为“自然资源保护”的各种议题，是很有代表性的例证。

第三部分是“结论”，其中以逻辑性更强的方式提出了一些观点，科学合理地解释了我们这些少数派所持有的不同意见。只有对我们非常有认同感的读者，才会费神思索这里提出的具有哲学意味的问题。可以说，这些随笔告诉了我的同行者，应该怎样做才能恢复我们应有的步调。

自然资源保护毫无进展，因为它与亚伯拉罕式的土地观念毫不相容。我们把土地视为属于自己的商品，因此滥用土地。只有把土地视为我们所隶属的群落，我们才有可能心怀爱和尊重来使用土地。只有通过这种途径，土地才能在机械化时代的冲击中幸存下来；也只有通过这种途径，我们才有可能在以科学为主导的同时收获土地奉献给人类文化的美学价值。

土地是一个共同体（community），这是生态学的基本观念；认为土地应该得到爱与尊重，则是伦理观念的延展。土地会带来文化上的收获，这是很早就为人所知，却又常常被人遗忘的事实。

这里的文章试图融合以上三种观念。

当然，关于土地与人的这种看法，会受到个人经历和偏见的混淆和扭曲。然而不论情况如何，水晶般透澈的一点就是：我们日趋庞大与完美的社会，现在就像患上了忧郁症，由于时刻担心自己的经济状况是否良好，竟致失去了保持健康的能力。整个世界都如此贪婪地要求得到更多的浴缸，结果却失去了建造这些浴缸所需的稳定性，甚至丧失了关掉水龙头所需的性能。在这一阶段最有益的健康做法就是：略微轻视一下业已泛滥的物质享受。

要达到观念上的这种转变，我们或许应该对照自然的、野生的、自由的万物，重新评估非自然的、驯养的、失去自由的一切。

奥尔多·利奥波德

1948年3月4日

于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

（注：此为“初版序言”，根据作者初版时的原文译出。其中提到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第三部分与本版所选择的译本不完全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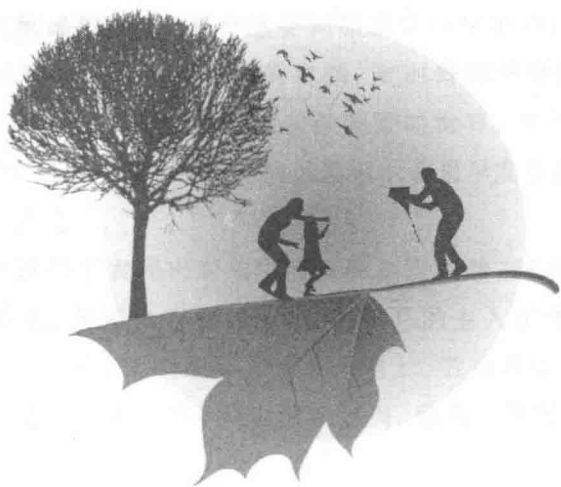
目 录

第一部分	沙乡年鉴	1
一月	一月雪融	3
二月	好橡木	6
三月	大雁归来	19
四月	潮水来临	25
五月	从阿根廷归来	35
六月	钓鱼田园诗	37
七月	庞大的领地	41
八月	绿色牧场	50
九月	小树林的合唱	53
十月	暗金色	55
十一月	如果我是风	65
十二月	家园的范围	76
第二部分	随笔——地景特质	89
	威斯康星州	91
	伊利诺伊州和衣阿华州	114
	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	119
	奇瓦瓦和索诺拉	132
	俄勒冈州和犹他州	148
	曼尼托巴省	152

第三部分 关于乡野的沉思	157
乡野	159
闲暇时间	162
环河	167
大自然的历史	178
美国文化中的野生动植物	184
鹿径	195
大雁的音乐	197
第四部分 结论	203
土地伦理	205
荒野	227
环保美学	239
附录1 作者生平	251
附录2 动植物名称英汉对照	253
附录3 主要地名英汉对照	263
译后记	266

第一部分

沙乡年鉴



一月 一月雪融

每年，仲冬的暴风雪过后，冰雪总会在某个夜晚开始消融。清冷的滴水声在大地上响起，不论是夜里刚刚入眠，还是入冬以来一直酣睡的动物，都会感受到那滴答声带来的奇异悸动。在幽深的洞穴里蜷缩着冬眠的臭鼬，此时舒展开身体，拖着肚皮跑过雪地，大着胆子开始探索湿漉漉的世界。在人们称之为一年的由始至终的循环中，它的足迹标示着最早发生的可以测定日期的事件之一。

那足迹似乎表现出对凡尘俗事的淡漠超然，这在其他季节里比较鲜见。足迹径直穿过乡野，仿佛它的主人正恣意追逐着远在天际的目标，却把缰绳掉落到了地上。我循着足迹前行，好奇地猜测着臭鼬的心态和胃口究竟如何，倘若它真有目的地，目的地又在何方？

一年里，从一月到六月，大自然赠予人们的消遣乐事是按几何级数递增的。在一月，可以追踪臭鼬的足迹，寻找山雀的脚

环，或者看看鹿儿啃过哪些幼松的枝叶，水貂破坏了哪些麝鼠的家，偶尔才会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情上。在一月，能进行的观察就像白雪一样简单平静，像寒冷一样持久不变，不仅有充分的时间观察谁做了什么事，而且可以探究它们做这些事情的原因。

一只田鼠在我走近时惊跳起来，踩着雪水横蹿过臭鼬的行迹。它怎么会在大白天出来活动呢？或许是对冰雪融化感到难过吧。此时，它在积雪之下的蓬乱草丛间辛辛苦苦啃咬出来的秘密地道，已经不再是可以藏身的隧道迷宫了，而是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任人讥讽的小径。事实上，融冰化雪的太阳已在嘲笑这渺小生灵的经济实用的基础建筑。

田鼠是精明审慎的栖息者，它知道草的生长是为了让它把干草储藏在地下，它知道雪的飘落是为了让它修筑连通干草堆的隧道。供给、需求和运输就这样完美地组合在一起。对田鼠而言，下雪意味着不再饥饿、不再恐惧。

一只毛脚鹬在前方的草地上空翱翔。此刻它停了下来，像鱼鹰一般盘旋着，然后如同插着羽毛的炸弹一样，向湿地俯冲下去。它没有再飞起来，我猜想它肯定捕到了某只忧心忡忡的田鼠工程师，此时正在享受鼠肉美餐。那只田鼠本该等到夜晚再出来查看原本井然有序的世界受到了什么损害。

毛脚鹬并不知道草为什么生长，但是它很清楚，冰雪的消融是为了让它能重新抓到老鼠。它从北极南下，一心怀着对冰雪消融的期待，因为对它而言，冰雪消融意味着不再饥饿、不再恐惧。

臭鼬的足迹延伸到树林里，并穿过一片林中空地，这里的雪已经被兔子踩实，上面留下了粉红色的斑驳尿渍。新生的橡树

苗为融雪付出了代价，它们枝茎上的树皮都被兔子啃咬过了。一撮撮的兔毛证明，雄兔之间已为争夺异性进行了本年度的首场战斗。再往前走，我发现了一处血迹，周围是猫头鹰张开翅膀扫过的大片的弧形痕迹。融雪使这只兔子远离饥饿，同时也使它莽撞地忘记了恐惧。猫头鹰则提醒它，不能因为一心想着春天就忽略了谨慎行事。

臭鼬的足迹继续向前延伸，看起来它对可能存在的食物不感兴趣，也毫不关心邻居们的嬉闹或不幸。我不禁奇怪，它究竟在想些什么呢？又是什么让它离开了卧眠之处呢？这只肥墩墩的家伙拖着大肚皮涉过雪泥，难道会有什么浪漫的动机吗？最终，足迹消失在一堆浮木之中。我听到原木间传来清亮的滴水声，我想臭鼬一定也听到了这声音。我转身往家走，一路上仍然感到困惑。

二月 好像木

如果没有自己的农场，人们就有可能形成两种错误的看法：一种是认为早餐来自杂货店，另一种是认为温暖来自壁炉。

为了避免第一种误解，人们应该亲手种植蔬菜，而且最好是在没有商贩的地方，免得让他们把问题搞得混乱不清。

为了避免第二种误解，人们应该在壁炉柴架上放一段优质橡木，而且最好是放在没有暖气炉的地方，等到二月的狂风暴雨摇撼屋外的树木时，再让这段橡木温暖你的小腿。倘若有人曾经砍倒属于自己的橡树，把他的橡木劈开、拖走并堆放在一起，与此同时头脑一直没有停止思索，他就会记得温暖从何而来，并能以翔实的理由反驳那些把腿跨在暖气上过周末的城里人了。

此刻在我的壁炉里烧得通红的这段橡木，原本生长在一条移民走过的古道旁边。那是一条顺着沙丘蜿蜒而上的道路。我在砍倒那棵橡树时量了一下它的树桩，直径约为30英寸^①。它有

① 1英寸≈2.54厘米

80圈年轮，因此，当年新生的树苗肯定是在1865年，也就是南北战争结束时，留下了第一圈年轮。不过从现在树苗的生长历程来看，橡树要长到兔子够不着的高度，必须经过十年或更久的时间周期。在这期间，每年冬天，橡树都会被兔子啃掉一圈树皮，等到来年夏天才会重新发芽生长。的确，每一棵橡树之所以能幸存下来，或者是躲过了兔子的注意，或者是兔子的数量不够多。也许有一天，某位有耐心的植物学家可以绘制出橡树生长年份的频率曲线，这条曲线每隔十年就会出现隆起的波峰，每个波峰都对应着兔子数量在十年周期里的低谷。（正是通过物种内部和物种之间这种恒久的竞争过程，某个动物种群和植物种群达到了共存共荣。）

因此，我的这棵橡树在60年代中期开始留下年轮时，很有可能出现过兔子数量的衰减。而生长成这棵橡树的橡子在50年代就已经落到地上了，那时大篷车还会经由我说的这条道路驶向大西北。或许是由于移民交通的洪流翻起了路边的泥土，除去了路边的杂草，这颗独特的橡树种子才得以在阳光下舒展开初生的嫩叶。在一千颗橡子中，只有一颗能在萌芽后长到足以与兔子抗争的高度，其余的全都淹没在茫茫草海之中了。

这株橡树逃脱了夭折的厄运，它幸存下来并吸收贮藏了80载的六月阳光。这种想法让我感到温暖。通过我的斧锯的介入，这些阳光的热量现在被释放出来，在80次大风雪中温暖着我的木屋和我的心灵。每次大风雪来临时，从我的烟囱里冒出的缕缕轻烟都在向人们证明，阳光并没有白白照耀。

我的狗并不在意温暖从何而来，但它非常在乎温暖的到来，而且是迅速到来。实际上它认为我有奇异的魔力，能够带来温暖，因为我在寒冷的拂晓摸黑起床，瑟缩着蹲在壁炉前生火时，